

CCTV

中国中央电视台



玄奘之路

中国精神的追寻之旅

B949.92  
36

■ 张 讴/著

# 玄奘大一密 码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印度

加尔各答

缅甸



玄奘之路

中国精神的追寻之旅

玄  
奘  
大

张  
讴  
著

密  
码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玄奘密码 / 张讴著 .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4

ISBN 978-7-80219-562-2

I. 玄… II. 张… III. 玄奘 (602~664) —传记 IV.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2158 号

---

**书名 / 玄奘密码**

XUANZANGMIMA

**作者 / 张 讴 著**

---

**出版 · 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 / 010-63292534 63057714 (发行部) 63053367 (总编室)**

**传真 / 010-63292534**

**Http://www.rendabook.com.cn**

**E-mail: mz fz@263.net**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16 开 787 毫米 × 960 毫米**

**印张 / 22.75**

**字数 / 320 千字**

**版本 /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

**书号 / ISBN 978-7-80219-562-2**

**定价 / 45.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 序

## “玄奘精神”为何不会湮灭？

曲向东 中央电视台“玄奘之路”发起人  
《大家》栏目 主持人

---

从 2005 年起，我和几位同事策划发起了一系列沿着玄奘法师的足迹，追寻玄奘精神和中国精神的活动，包括“2006 年中印友好年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玄奘之路”、大型史诗纪录片《玄奘之路》，以及连续四届玄奘之路国际商学院戈壁挑战赛等等。活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胡锦涛主席在印度还接见了玄奘之路考察团，《玄奘之路》纪录片也将于近期播映。

在这几年的玄奘之路活动中，有一个问题始终在我的脑子里萦绕，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在《西游记》中，唐僧的形象并不是那么可爱，甚至也并不显得可敬，相反有一些迂腐、絮叨、不辨是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同时又为什么 1300 多年来，真实的玄奘却并没有因此而湮灭了光芒，相反却历久弥新，不断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精英中国人？

“玄奘之路”完全来源于一次采访中的感悟。2004 年，我代表《大家》栏目采访著名学者、红学家冯其庸先生，采访中我发现他只要一提起玄奘，就无比崇敬、激动。他告诉我，从 60 多岁开始，他就多次重走玄奘路，对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当中记载的地点，逐一实地考证，甚至发表了《玄奘取经东归古道考证》的论文，举办了《玄奘取经之路》的专题影展。尽管我当时并不理解为什么玄奘会对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但还是唤起了我对玄奘的兴趣。

后来我开始寻找关于玄奘的资料。一本叫做《与玄奘同行》的书唤起了我的兴趣，因为作者是我在央视的同事张讴，时任中央电视台驻印度首席记者。书中描述了玄奘在印度，乃至在世界的崇高地位，让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玄奘。几经周折，我找到了张讴，请他担任我们“玄奘之路”考察活动的顾问。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还特意跑到我们当时简陋的办公室，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述玄奘。后来，他带队为我们探路，帮我们联络印度的有关各方，又发表了关于玄奘的许多文章，实实在在地做了一把“顾问”！

深入的合作让我对张讴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敬意。我多次对他说：“你是我们央视为数不多的学者型电视记者。”这绝不是恭维。我一直认为，电视是一种浮躁的大众传媒，在电视界，能沉下心来，实实在在地做一些学问，是很不容易的。在央视，很少有人愿意长期派驻印度这样的国家，但是张讴在那里连续工作了5年半，他拿着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逐一走遍了印度全境，每一处都作了深入考证和研究，写下了大量的文字。玄奘帮他更深入地了解了印度。此后，他发表了《与玄奘同行》、《印度文化产业》、《行走在大神中间》等关于印度的专著，以学者的身份，跻身于印度研究领域。

此后，玄奘之路项目得到了国家宗教局和中央电视台领导的支持，得以顺利立项。许许多多专家、学者也积极地为我们提供支持。他们当中有周国平、葛剑雄、王邦维这样的人文历史方面的大家，也有王炳华、荣新江、孟宪实、罗新等考古和历史研究领域蜚声国际的学者。90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激动地为我们写下了“玄奘之路”四个字，年迈的黄心川先生亲自给印度的专家打电话安排我们赴印事宜，而83岁的冯其庸先生更是先后随同我们登上海拔4700米的帕米尔高原，深入“死亡之海”罗布泊盆地，实地考证玄奘取经的归国路线。

玄奘的吸引力不仅仅在学术界。3年来，许许多多的企业家都在随同我们走着玄奘之路。王石先生在2006年驾车重走玄奘

之路，回来之后出版了畅销书《让灵魂跟上脚步》；冯仑先生参加了玄奘之路戈壁徒步活动，回来亦庄亦谐地声称：“伟大是熬出来的！”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的刘东华社长几年来始终在支持着玄奘之路活动，2006年中国企业家年会，还专门安排了一个“玄奘之路”专场。北大的张维迎先生和长江商学院的齐大庆先生在2005年参加了玄奘之路体验之旅之后，提议组织各大商学院的EMBA学员重走玄奘之路。在他们的启发和鼓励下，我们组织了玄奘之路国际商学院戈壁挑战赛，目前已成功举办了四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长江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著名院校的700多名EMBA学员先后走上了这条路，经历了他们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旅程。

一个1300年前的僧人，是在用什么吸引着今天的这些社会精英？看不见摸不着的“玄奘精神”，究竟靠什么历经千百年而不会湮灭？为什么同样一个玄奘，却会在社会大众和知识精英的眼中，流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

前不久，在高清纪录片《玄奘之路》的看片会上，国家宗教局齐晓飞副局长和佛教司刘威副司长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事实上，玄奘是中国理性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们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皇权社会里并不总能成为主流，但却始终是推动社会开放、进步的动力。鲁迅把玄奘誉为“中国的脊梁”，梁启超则更明确地指出，玄奘“为我学界第一恩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肯定。

无论在东西方的历史上，“知识分子”都是指那些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色彩，对现实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奠定了西方社会知识分子的基础。而在大约同一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空前繁荣，也初步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士”）的风骨。1898年1月13日，法国作家左拉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当

时影响很大的德雷弗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孟梭称之为“知识分子宣言”，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显性的、有强烈主张的特殊阶层正式出现在社会结构中。直到今天，因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现实的态度，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仍在社会改良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苏联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才，不再特指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特殊阶层，使得“知识分子”的定义变得狭隘。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改良的力量，“知识分子精神”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消失。

一个社会就像一个复杂的生命，有自己的基因。有些基因是致病基因，而另一些则是免疫基因，或者优化生命的基因。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就像一个细胞，一定会承载某种基因，因而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发挥不同的功用——有正的也有负的。这种承载既有来自于社会遗传的因素，也有来自于生命遗传的因素，个人生命的成长，不过是在进一步培育或者修正这种基因。一些古老的文明，因为其致病基因疯狂肆虐的发展，而免疫基因和优化基因趋于湮灭，这些文明就丧失了对严酷历史的免疫力，而渐渐消失；而另一些文明，尽管不断经历着病痛，但优化生命的基因却始终没有消失，始终在强化着自己的免疫力。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生命优化基因之一。

在社会发展的早期，文字是极少数人才能够掌握的象征符号，知识分子因而具有了记录历史、解释世界的“神圣使命”。社会文化也是会“遗传”的，长此以往，知识分子逐渐具有了关心、解释他自身以外的世界的“基因”。他们不仅仅要问“为什么”，更常常要回答“应该是什么”。因此他们会越来越倾向于怀疑与批判，他们的想法和看法会越来越和这个社会有距离。没有一个现实社会是圆满的，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对社会现状不满足，总是批判他身处其中的社会，总是企图按照理性和自己的理想改造或改良社会。这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

象。由于这个形象，他们被浪漫地认同为社会的良心。也正是由于知识分子总是批判他身处的社会，因此，他与政治权威总是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

之所以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生命优化基因”，正是因为这种理性和批判性。理性和批判性可以使一个社会总是保持清醒，总是会对趋于陈腐病变的基因具有先天的战斗性，这是社会生命体自身具有的“免疫力”。文明的消亡并不仅仅来自于外在的因素，如同我们的生命体一样，社会的基因也会老化、会病变，从一个促进社会进步的因素转变为一个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比如皇权。秦始皇时代，皇权基因推动了一统天下、社会进步，而代代相传之后，大一统的皇权思想变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基因。幸运的是，当皇权基因已经发生严重的陈腐病变的时候，“生命优化基因”——知识分子的免疫力发生作用了。任何一个尊重历史的人都知道，正是知识分子的免疫力，调动了各种社会生命因素，把封建皇权这个“毒瘤”从中国社会的生命体上剥离出去了。

理解了这个脉络，也就理解了玄奘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史上的地位。玄奘决不仅仅是一个旅行家、翻译家，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佛学大师，他是“知识分子精神”这种“社会生命优化基因”的承载者。他在中华文明的制高点——盛唐，为后世学人打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基因标记”，树立起了一面高高飘扬的“大旗”。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要看到这面大旗，就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就会倍生勇气和智慧。看看后世推崇玄奘的时代：晚明、晚清，都是一个要清理陈腐基因的时代；再看看推崇玄奘的那些“知识分子”：王夫之、龚自珍、魏源、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无一不是改革派的知识分子，无一不是和陈腐基因战斗的“生命优化基因”。及至于鲁迅，这位最具斗争精神的“生命优化基因”，更是直言，玄奘与所有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都是“中国的脊梁”！

玄奘是个佛教徒，似乎应与红尘不染，为什么又会成为这些入世的改革家的楷模呢？

这要从玄奘求取的真经和他创立的学派说起。玄奘取经的目的，就是因为当时佛教流派众多，佛经版本杂乱，许多概念翻译不清，逻辑混乱。玄奘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在国内到处寻访高僧，希望能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对于他而言，如果没有符合逻辑的理性的证明，信仰是没有坚实基础的。他已经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第一操守：不盲从，始终在问“为什么”。但是多年过去之后，他始终无法找到答案。于是他想到去印度，沿着佛教的源流来寻找答案，这是知识分子要面对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什么”。

此时，玄奘已经体现出和中国传统的主流儒家知识分子的显著不同。从孔子时代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就是以“道”为出发点的，注重伦理道德，追求以内化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们是以道德理想为第一标尺来批评社会的，相对于道德理想，知识理性往往是等而下的东西。而西方的知识分子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从知识理性出发，来反复探究“上帝”或者理想世界的合理性，这样的方向，必然会导致出个人的、独立的“理性”或者“知识良心”这样一个新的起点。道德理想往往是终极的，它更容易导致复古而不是导致发展；而知识理性的欲求则难以穷尽，它会引领人们不断探索，发现未来。

在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内部，其实也有这样的分野。齐晓飞副局长特地给我们提到了《中庸》中的名句：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正是这句话引发了后世学者关于道德理想第一还是学术理性第一的不断论争。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里，对学术理性的重视，远远不及对道德理想的尊崇。反映在佛教史上，就是中国禅宗的产生以及佛教界内部“尊佛性”和“道学问”的争论。禅宗融合了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但是特别推崇“尊

德性”，对于佛教徒来说，“尊德性”就是“尊佛性”。他们关注精神生活，重解脱，倡导“顿悟成佛”。禅宗六祖，发挥到极致，“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一个只字不识的文盲，也可以“顿悟成佛”。这样的流变，使得佛教禅宗在中国极其普遍的大众化了，甚至使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再生。

佛教大众化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但是大众化的问题在于忽视了“道学问”的一面，不重理性、不重知识、不重学术。或者说，脱离了知识化、学术化、精英化的路子，也失去了关注现实、批判现实、改良现实的“知识分子精神”。

玄奘去印度向戒贤法师求学，回国开创了“法相唯识宗”这一重要的佛教宗派。法相唯识宗非常重视逻辑、重视理性思考，主张通过层层缜密的推理和因明逻辑，来无限接近并揭示佛教徒心中的真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传承了儒家“道学问”的学术传统，更接近西方理性主义的思想脉络。在盛唐那样一个文化包容、异彩纷呈的时代，法相唯识宗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又经过玄奘这样一位旷世奇才的提振，唐太宗和唐高宗两位帝王的支持，法相唯识宗盛极一时，并且通过玄奘的徒弟，远播到日本、朝鲜，成为那里传承不绝的主流宗派。

但是好景并不久长，唯识宗的“道学问”，很难被“尊德性”的儒家皇权思想所接纳，也因其晦涩难解而很难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唐武宗灭佛之后，法相唯识宗在中土渐趋式微，经典也大部分散失，仅在很少一部分文人知识分子中流传。直到清末，“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从日本带回法相唯识宗经典，欧阳竟无创建支那内学院，与著名的弟子吕澂、熊十力一道，宣扬唯识，并用新儒家学说重新诠释唯识学，才使得唯识学与法相唯识宗在现代中国全面复兴。

尽管法相唯识宗只是一个佛教宗派，但因其先天具有的理性主义气质，深得主张“道学问”的中国理性主义知识分子推崇，在东方道德统治和神秘主义的潮流中，就像是一股理性主义的清新空气，绵延不断地向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输送着养分。

尽管时断时续，但从未真正消失，而且在愈发艰难的时刻，愈显出其珍贵。直到鲁迅的时代，终于发出了“中国的脊梁”这样强烈的呼声。

玄奘是中国佛教界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知识分子精神”的文化基因传承上，这个基因正是通过“玄奘精神”来承载的。玄奘法师不仅仅承前启后、开放融合，为这种基因注入了新的生命，更是形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今天我们纪念玄奘法师，追慕玄奘精神，事实上正是借着这位 1300 多年前的伟人，来激励我们心灵，释放我们的潜能。而这，不正是绵延不绝的“中国精神”吗？

理解了玄奘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也就理解了这样一批优秀的当代知识分子，为何会对这位 1300 多年前的大师念念不忘，为何会不辞劳苦地寻找玄奘的生命足迹。张讴先生完整考察了玄奘的取经路，重新解读了玄奘的一生，完成新著《玄奘密码》。大作即将付梓，谨以此文代为序，以表示对玄奘大师的纪念，对张讴先生的感谢。

# 目 录

序 “玄奘精神”为何不会湮灭?	64	(3) 寻访东干人
	67	(4) 咀逻斯
篇一 从出生到出发 01	70	(5) 费尔干纳盆地
(1) 玄奘故居 02	73	(6) 塔什干
(2) 白马寺与龙门石窟 05	75	(7) 撒马尔罕
(3) 游学成都 07	82	(8) 沙赫里夏勃兹
(4) 西行求法的动因 09	85	篇五 阿姆河两岸
(5) 从长安到凉州 13	86	(1) 铁尔梅兹
篇二 隐渡出境 19	89	(2) 昆都士
(1) 瓜州与唐玉门关 20	90	(3) 巴尔赫
(2) 穿越生死之地 23	97	篇六 兴都库什山脉内外
(3) 《唐僧取经图》与《西游记》 27	98	(1) 巴米扬
篇三 从高昌国到龟兹 31	103	(2) 贝格拉姆
(1) 玄奘与高昌王 32	107	(3) 喀布尔
(2) 阿斯塔那 37	111	篇七 进入北印度
(3) 伯孜克里克千佛洞 39	112	(1) 佛影窟
(4) 吐峪沟民居 41	114	(2) 白沙瓦
(5) 交河故城 43	120	(3) 乌仗那国
(6) 阿耆尼国 45	121	(4) 塔克西拉
(7) 屈支国 47	126	(5) 迦湿弥罗
(8) 克孜尔石窟 52	129	篇八 走向中印度
(9) 库木吐拉千佛洞 54	130	(1) 遭遇森林劫匪
(10) 翻越凌山 55	131	(2) 马图拉
篇四 穿越中亚 57	134	(3) 劫比他国
(1) 伊塞克湖 58	139	(4) 初到曲女城
(2) 碎叶城 59		

(5) 死里逃生 140 篇九 拜谒佛教圣迹 143 (1) 懈赏弥 144 (2) 舍卫城 147 (3) 迦毗罗卫 153 (4) 蓝毗尼 157 (5) 拘尸那揭罗 161 (6) 鹿野苑 166 (7) 吠舍厘 172 (8) 巴特那 178 (9) 菩提伽耶 182	246 (2) 公主堡 251 (3) 中阿边境山口 253 (4) 石头城 255 (5) 喀什 258 (6) 英吉沙刀和土陶 259 (7) 麟萨旦那国的传说 263 (8) 和田玉 264 (9) 佛寺遗址 268 (10) 写信给唐太宗 270 (11) 于田和丹丹乌里克 274 (12) 尼雅和楼兰 279 (13) 敦煌 282 (14) 彩塑和壁画艺术 287 (15) 敦煌学与藏经洞
篇十 留学那烂陀寺 189 (1) 那烂陀寺今昔 192 (2) 王舍城 199	295 篇十四 回国译经 296 (1) 谒见唐太宗 301 (2) 弘福寺与《大唐西域记》 305 (3) 玉华宫与《圣教序》 314 (4) 大慈恩寺与大雁塔 322 (5) 回故乡迁坟 323 (6) 慈云寺讲经 326 (7) 玄奘寺 327 (8) 玉华寺与《大般若经》 332 (9) 玉华寺遗址 335 (10) 兴教寺和唯识宗的衰落
篇十一 游历五印度 205 (1) 巡游南印度 207 (2) 阿旃陀 212 (3) 巡游西印度 217 (4) 返回那烂陀 220	341 结尾：玄奘顶骨的去向
篇十二 准备回国 225 (1) 玄奘与戒日王 226 (2) 曲女城辩经 228 (3) 戒日王治国之道 233 (4) 踏上东归路 238	参考书目 后记
篇十三 东归之路 241 (1) 瓦罕走廊 243	



玄奘之路行车路线图

## 篇一 从出生到出发

无论在哪个朝代，降生在普通人家或小官僚家庭里的新生命，都不可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新生命降生的喜悦只在亲友和邻里传递，然后归于平静。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大致相近的成长轨迹。只有当一个人脱离了寻常的人生轨迹，或取得功名地位后，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至少其死亡时间会被准确记录下来。玄奘卒于公元 664 年（唐高宗麟德元年），玄奘的享年却有四种说法<sup>①</sup>，这使得玄奘的出生年月难以推算。大部分史学家认为玄奘享年 65 岁。中国习惯虚岁计年，由此推定玄奘出生于公元 600 年（隋开皇二十年）。

<sup>①</sup> 四种说法分别是 56 岁、63 岁、65 岁和 69 岁。一般认同《续高僧传》的 65 岁说。



玄奘故居

## (1) 玄奘故居

玄奘生于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中原地区村庄。老街两侧排列着平顶砖房，有些新建筑贴着白瓷砖。玄奘故里是全村最显眼的建筑。铁栏杆旁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有赵朴初居士题写的“玄奘故里”。迈上石阶，迎面是刻着“六尘六识”的影壁墙。绿色植物爬满影壁的边缘。左侧有一眼古井，据说开凿于北齐年间。井水清澈，可以饮用，被誉为“千年古井”。

古井旁边的皂角树与槐树相依而生。槐树根部长出了两个造型奇特的树瘤。一位姓曲的老人对我说：“那是一条龙，一只凤。我们把这两棵树叫皂角树抱龙凤槐。皂角树是在古树根上长出来的。当年玄奘西天取经前，用手摸着树干说，我西天取经，你就向西长，我取经回来，你就向东长。玄奘西天取经后，树干每年都往西长，有一年，树干突然向东长。玄奘的弟子奔走相告，说法师回来了。没过半年，玄奘就回到了长安。”眼前的这棵皂角树果然是那种姿态。民间故事反映了民心向背。景物联想和赋予含义一直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

慈恩堂是玄奘故居的主要建筑。后院西厢房是唯一的老房子。女导游说，西厢房是玄奘母亲宋氏的居室。后院是佛光寺遗址，可以追溯到唐神龙元年（705），是唐中宗李显为了纪念玄奘而颁旨修建的。现在看不到任何当年遗物，附近一段厚土墙却给人一种沧桑感。

子，和《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说陈惠有四个儿子，玄奘是第四子。

玄奘大  
密  
码

3

玄奘的父亲陈惠（一作陈慧）曾经担任过陈留（在今河南）和江陵（在今湖北）县令。他看到官场腐败，国事日非，便返回乡里，过起了躬耕读书的生活。陈惠和妻子宋氏共育有三男一女<sup>①</sup>，玄奘最小。陈惠的女儿嫁于瀛州（今河北省饶阳县）张氏。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陈惠崇尚儒学，这种家风培养了孩子们的谦逊性格和读书习惯。在崇佛年代，佛教无疑是社会的最高信仰。玄奘的二哥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当和尚，法名长捷。

虽说玄奘的出生年月有点混乱，其成长轨迹却十分清晰。玄奘俗姓陈，本名祎（yī），5岁丧母。这一伤心事似乎使玄奘一下子懂事了。陈祎8岁那年，父亲陈惠在家里讲授儒家经典《孝经》。在讲到曾子避席时，玄奘立刻离席肃立。父亲问其何故，他回答：“曾子听到老师的教诲就要避开座席，我今接受慈父指教，岂敢安坐。”古人学习都是席地而坐，避席就是站立起来。儒学思想培育了玄奘的谦恭、坚韧、好学不倦的品行，并在玄奘心里留下了忠君爱国的烙印。

陈祎10岁时，父亲去世。二哥就带着他在洛阳净土寺学习佛经。陈祎在11岁时就能诵《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浓厚的佛教氛围，使陈祎有了一个清晰的人生规划。大业八年（612），朝廷派大理寺卿郑善果在洛阳剃度27名僧人。长捷法师领着弟弟报了名，陈祎由于年幼未被录取。考官郑善果发现这个小孩一直站在门口，便上前问明原因。陈祎说：“想出家！”郑善果惊奇地说：“你一个小孩子，为什么要出家？”陈祎又说：“继承如来的事业，光大佛教理论！”郑善果感到眼前的少年颇有慧根，他对同事感叹道：“念经拜佛容易，独有风骨最难得。我们现在破格录取这孩子，将来一定是佛门有名的人物。可惜我和诸公都看不到这一天了。”郑善果破格录取了陈祎，在净土寺里剃度出家，法名玄奘。那一年玄奘13岁，相当于现在初中生的年龄。玄奘开始学习《大般涅槃经》，讨论生死问题，这显示了古人精神世界的远大。玄奘在这里首次接触到了《摄大乘论》。这是大乘瑜伽行派的纲领性经论，对玄奘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 参见温玉成、刘建华撰写的《玄奘生平几个问题的再考》，载《文物春秋》2005年第1期。

在缑氏镇的陈河村里，据说居住着玄奘大哥的陈姓后裔60多户，已经延续了53代。玄奘是陈家后代的荣耀。我来到陈河村时，玄奘长兄的第48代孙陈志伟正在玄奘故居里忙活。他个子不高，沉默而质朴。他说：“每年正月十四，陈家后代都要祭拜先祖。玄奘父母的合葬坟墓位于陈河村南。”根据慧立的描述，唐高宗显庆二年（657），高宗驾临洛阳宫，玄奘奉诏陪同前往。他在译经期间返回老家，只有姐姐在家迎候。玄奘看到父母的坟墓已经破败，便上奏请求迁坟。唐高宗一口同意，让政府支付迁葬费。玄奘把坟墓迁到此处。道宣的《续高僧传·玄奘传》也有同样记载：“奘少离桑梓，白首言归，访问亲故，零落殆尽，唯有一姊，迎与相见，访以坟陇，旋殡未迁，便卜胜地，旋塋改葬。”值得注意的是，两种传记都未提到玄奘兄长的去向，他们早已亡故还是已经搬迁走了？玄奘大哥的后裔当时在哪里？陈家后代究竟与玄奘有多少血缘联系？

玄奘的出生地也存在争议。有河南学者提出，玄奘故里在偃师市府店镇滑城河村。主要依据是《续高僧传·玄奘传》。作者道宣与玄奘交情颇深，熟悉玄奘身世。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旋塋改葬其少室山西北，缑氏故县东北，游仙乡控鹤里凤凰谷，即奘之生地也。”陈河村在缑氏故县的西北，与该文献不符。清代以前的地方志没有记载陈河村为玄奘故里，该地至今也未发现与玄奘有关的文物。缑氏故县的东北只有滑城河村。500多口人的滑城河村，近一半人数姓陈。<sup>①</sup>依据此观点，滑城河村才是玄奘的出生地。这也只是一种说法。究竟哪里是玄奘出生地，还有待于出土文物的佐证。大部分专家持陈河村一说。

在缑氏镇瞻仰玄奘故里时，我们吃到了一种叫“银条”的地方菜，陪同我的报社记者左先生说，这是陈河村特有的一种根茎菜，主要生长在沙土地里。“银条”状如大豆芽，用简单的调料拌一下，脆嫩可口。李先生说这种凉拌菜看似简单，实际上在开水里的浸泡时间很有讲究，时间稍长口感就不好了。玄奘在幼年时应该吃过这道“银条”菜。